

民國賓川縣志稿

藝文一

民國賓川縣志稿 藝文一

賓川平盜記

李元陽

事有久而眩於利害者以小忽功有難而明於緩急者以
易成之賓川諸箐之盜滇西半省被其患商旅恐於塗農
民怨於野扶老攜幼負釜而避匿者相屬於村墟一歲之
中蓋一再焉茲其事大乎小乎國家為之建侯置守築城
設衛又為之首領禽捕不已又為之番戍立禦瞿瞿營營
不遑寢息茲其功難乎易乎然而禁愈密而盜愈滋法方
立而悔已至此其故何哉眩於利害之過也方盜之起也
有言勦衆則曰費無從出有言誅勦則曰咎將誰在有言

深入則曰啟釁速禍遂使智者失謀勇者喪氣姑為彌文
以圖塞責是故戍禦於百里之外盜進而禦不之責捕於
鄰境之官官旋而盜已出塞東漏西顧前失後卒之欲省
費而費反信欲省力而力愈勞欲免禍而禍不已故曰眩
於利害忽大為小也皇帝宅三十有三載憫漠雲之多故
悼邊民之未又擢大中丞豐城二水孫公世祐俾其秉鉞

原稿作待御當係侍御之誤

侍御懷慶次山劉公遜俾其持斧獨裁

觀察風紀二公鄭重臺端協心忠敬蠡茲頑夷擾動西陲

副長盧李樂聞警趨駕同臨其地翁張機要審國謀敵蓋
我中丞公宿監滇藩凡其土人之故智皆已熟悉而我觀
察公不挾己長唯義是與爾乃會合總鎮黔國雲樓公
朝弼疏由上請伏蒙 上天造斷特允便宜欽奉有嚴遂
下其議於司道時則方伯江陵陳銳汝南赫徽章北李冕
廉憲漢川周滿大叅長樂林恕莆田陳九華憲副秀水范
之箴德化萬衣考城董漢儒寶應張旦大叅閑中崔官山
陰張輻學憲桂林徐養正僉憲柳陽歐禮全州蔣賁長州
皇甫臨安鮑龍都閩普安劉綵長州賀鳳雲南潘雄後先

相繼並預運籌咸謂宜拔盜本不可循智於是命吏驅兵
架入其阻殄滅渠魁草薶頑梗因厥委積以餉士卒雷騰
電掣大宣國威盜乃自縛角崩稽首不崇朝而反側底定
即其隙地據其險阻建官起署立哨儲倉悉廩宇於業廬
擁衣冠於禮義動定互覺歌哭相聞藉其人以為我兵教
其幼有同己子外以糧餉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
為之立市以通有無許以行鹽任其負載自新更始則立
罷追之條足食足兵再下社倉之令集眾長以敷政施厚
德以濟威朞月而已盜化為良焚弓弩而秉耒耜行樂者

出其塗去者欣復其業村墟之人班籬柵以防畜踐而夜
戶或至不閉回視地衛酋領戍禦之煩更十數年其勞費
殆千百於茲而卒無益於理亂何其為謀之相懸也此無
他明於緩急本難反易也明年夏里居儒紳集而言曰賴
諸公德業餘休與我以安枕願建碑歌頌以垂後祀會大
理郡守重慶馬麟暨諸僚屬謂良法偉績憲章攸存不有
記載將無墜替是用伐石謁工勒而存之不以頌而以述
用永憲於將來若夫羣材効能衆心協實則府佐馮選知
州蕭縉而下文官若干人守備趙明臣指揮于鳳朝而下

武官若干人應襲土官府同知高德而下官舍若干人列
之碑陰以示勸勵云

鄒公平寇碑記

李元陽

萬曆元年巡撫雲南兵部侍郎兼都御史關西蘭谷鄒公
奉命勦除山寇公恪恭祇懼閉閣思繹以謂雲南賊寇西
有鐵索菁赤石崖東有撲喇怙險負固戕害生靈在昔置
衛以防之設營以戍之然皆無効又設監司修戎備定疆
界以董之隨定隨叛迄無成功豈紀律有闕歟抑威權弗
專之故也今日之事非身任之而誰任乃集在位監司而

告之曰聖人在上萬方有衆圖敢有肆厥志乃小醜弗靖
光釁滋張一民生業罔能自保及今弗底天罰後將何極
惟執事大夫匡予之不逮諸大夫曰敢不龜勉以從教令
於是密調兵糧指屬所往十月辛未公單騎並行道不辟
人郵驛之吏不知為公所過悄然不動一草直抵赤石崖
出賊巢之背然後飛檄分兵如動於九天之上莫測其機
維時飭戎則憲副新都湯君仰紀功則僉憲上海屠君寬
也十一月壬午公躬環甲冑福纛嶺巔斬賊魁於旗下金
鼓嘈囂聞於天旌旗續下蟠於地壯士凜以爭先戎卒憤

而競起轟轟隱隱若轉石之墜高崖礮礮磕磕如激水之
投深谷矢鋒雲集砲聲雷鎗金沙之江波濤起立林莽之
菁飛火燭天伏崖窟者焚骨縱橫投江流者漂屍蔽浪崖
寨壁立陟之無從賊有儲食恃以為固公令將吏密求水
道而斷之賊多枕粟而死於是因糧於敵遂息負輓之勞
冬十二月丁卯賊既平矣尚存餘糧資我版築乃設戍守
乃作城垣乃建署宇乃成杠樑二百里梟獍之域一變而
為耕耨之場矣初公之誓師也申訓有曰人為萬物之靈
夷亦人也以無教而驕恣得罪於天在法無赦今雖多方

殄滅若撫鷩弗使傷無辜以昭帝德時乃有功汝弗祇
承法亦無赦汝其念哉嗚呼斯誓也仁人之言也故揮鉞
之下恆存不忍人之心生生殺殺惟法是循功竣而不矜
事險而無咎一時布政左使成都桂君嘉孝叅議錢塘馮
君子京嘉興卜君相憲副長樂陳君洙僉憲彭澤畢君天
能雞澤田君應弼諸大夫動靜雖殊莫不各以其能先後
從事奏凱之日節應中呂告於山川飲至論功以聞於天
子粵摺趙完國在漢先零猖狂帥師往攻特敵制勝遂克
西戎揚子雲作頌以美之以今較之公於完國未足多讓

而歌不作將為闕典是以不揆蒙陋括耳目之所睹記撰
詞一篇以備太史氏之採錄且示諸夷永以為戒云其詞曰
聖人御極憫此含靈爰命卿佐維國之禎視此南服時靡
有爭何物來噬乃干我兵肆塵帝聽興師徃征龍旌鳳旂
山摧海傾甲士雲集風動天聲賊膽既破東西震驚百年
集寇一朝以平氛祲鬱鬱豁然朗清地同再造人乃更生
惟茲賊土毒於炮虎屢征不尅憚彼勁掣我公英武談笑
揮塵俘馘如神成於一鼓西寇既攘東寇來王彼阻彼險
嬰夷之行我公功德山高水長金鐵維堅有時而剗方隅

雖明有時而眩我公觸邪始終不變是曰定力亦曰定見

公立朝堂請斬佞臣以斬佞手如彼頑民勢如摧枯孰敢

臣逆暴公能拔山力為帝告舉而擲之

方孰敢有傲公無町畦四海為家規模

廓落渾渾無涯政舉大綱萬目無差文武才畧眾口非夸

駢駢曰歸六轡在手凱歌而旋拒拒赴赴亦帝拒去行堂

公右播之聲詩用傳弗朽

平南集序

平南集者紀武功也又司馬關西蘭谷鄒公開府雲南削

稿寫為甲土鬱醫揮塵傳賦等
子均係笔誤批借易如下文

平夷寇師旅之間不廢文雅或形諸嗷咏或見於品題諸
所著作流傳人口及凱旋之日列郡大夫士歌頌功德或
勒銘以傳或鋪叙以瞻各言其沾沐庥庇之懷不一而足
有儒生者集而為快欲陽一言以弁陽既卒業乃仰而嘆
曰天之愛下民於氣數欲亂之時常挺生弭亂之人以豫
為之所不然生民之類靡爛以滅靡有孑遺矣吾南中郡
縣與蠻夷雜居其負險阻恃犷悍以戕害生靈者往往有
之然未有如鉄索赤石崖攔擿諸蠻之甚者常聞父老曰
此數種夷初時盜取田禾而莫禁也乃盜野牧之牛羊又

無禁也則闖人之戶而掠其有又無禁也則當孔道殺行
旅而奪之貨既而虜男女要令贖贖既而剖孕婦烹孩童
初時二三人為黨既而百十為羣既而千既而數千橫
行州縣造偽印馳反檄武吏戍卒莫之敢櫻嗚呼寸蚓穿
堤能漂一邑尺烟泄突致灰于室南中茂寇之作豈非務
為姑息不能防微之所致乎公初下車察見其狀驛聞於
朝赫怒震怒誓不與此賊俱生冬十一月壬午大奮其旅
直掃赤石崖遂襲鑿索川斬馘渠魁擒俘巨寇破其巢穴
焚其林麓第其罪惡之輕重而生殺之春二月丁未東征

撲刺賊方猖獗而王師忽臨賊衆自相蹂踐元光百二十
人一時授首維時孟夏西賊既寧東寇亦滅雖有一二餘
孽鼠伏啄奔大勢既定餘無能為奏凱而旋萬民懽悅山
川草木皆有榮輝豈非天愛斯民挺生忠烈英特之士不
先不後適當其時以弭禍亂而拯斯民於水火之中耶嘗
試論之若亂安危雖關乎天運亦係乎人事南中自此不
屢至山南顧之憂其端在此二三子之輯為是編所以警
姑息而勵匪躬其於王道非小補也故不辭而為之序

洱海兵備道鐵索菁軍營廳壁記

李元陽

明制雲南為四兵備道以按察副使受知為之道部府有
多寡其大小之式號令之用則聽於兵備道焉洱海一道
部府州猶多府州犬牙相入之處監司所不臨守令所不
至其蠻夷種族不一統名之曰爨爨性獷悍素習強弩以
毒塗矢鏃中人立死莫敢撓其鋒部落七十餘而鐵索菁
赤石崖其魁也地屬賓川州而蒙化姚安楚雄諸郡咸被
其害始而劫掠商賈中而焚虜村屯既而族黨日眾所過
殺人無厭孔道之上橫行自恣輅轡經由非哨望擁護則
不可行郡縣自城郭之外凡有室廬田土者自一尺以上